



## 母亲,谢谢你记得我

■ 陕西安康 魏青锋

姐姐打电话过来,说母亲这阵有些糊涂了,有时连她都不认识了。我握着电话不知所措。母亲患脑梗十余年,起先是嘴脸麻木,吞咽无力,两年后,头手开始不自觉地抖动,再过了几年就上不了楼梯,走不了远路,说话也不清楚,从前两天开始,似乎有些糊涂了,大哥大嫂来看她,刚见面还能说几句话,过会就想不起来是谁了。

我跟姐姐交代好,先去医院办手续,让母亲先住院治疗,我这两天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就回去,次日取了核酸结果我就着急往回赶,驾车出城时,天气突变,云层低沉。快到老家县城时,大片雪花你追我赶落下来,道路两旁的路灯都点亮了,偶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路中间,我在雪幕中谨慎行走,平时4个小时的车程愣是开了6个小时。

进了病房,母亲的吊瓶刚打完,倚在病床上焦急地张望着,看到我进来,母亲咧开嘴,皱纹褶子霎时涌成一堆,满脸开心地笑。她挣扎着要起来,姐姐赶忙搀住她:“慢点慢点,你儿回来,又不马上走,你别急!”我赶快上前抱住母亲,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,似乎只要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似的。姐姐叹口气:“你还是多回来转转,要不,妈也不认识你了!”

“我知道!”看着母亲的满头白发,我鼻子有些酸,“这三天两头的疫情,出不了城,你干着急没办法!”

“刚才你电话说快到了,妈一直坐卧不宁,雪太大,她操心得很!”姐姐望着颤颤巍巍起身的母亲,“妈知道你从小爱吃香蕉,早上表哥来看她拿的香蕉她不让其他人动……”果然母亲从床头柜里取出一把香蕉,递过来。“你儿吃一根就行了!”姐姐要接过来,可母亲瞪着她手不松,“好好,我不吃,都给你儿。”母亲笑眯着眼,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剥开香蕉,一口一口吃起来,慢慢地笑容如潮水一样从她的脸上满满退却了,母亲又变得焦躁起来,她慢慢踱步到窗前,皱着眉头望着外面密密匝匝的雪片,大着声音含混着说:“你……给峰子打……打电话,让他穿……穿

厚点……冷,开车注意……安全……”

“你儿回来了,那不是躺在床上坐着呢!”姐姐叹口气,眼睛潮潮的,“这不,又糊涂了,她不认识你,可心里记挂着你……”春节刚过,疫情稍微缓解,我拖家带口回老家看望母亲,看到我们

进门,母亲喜出望外,挨个给我、妻子和儿子递糕点,过会又站起来倒开水,妻子赶忙拉住她:“妈,我来倒,不敢把你烫了!”妻子倒水,她又在抽屉里翻出一包红糖来,姐姐过来打开红糖袋子:“前两天,妈非让买包红糖,说你爱喝红糖水。你小时候爱喝啥吃啥穿啥妈都记得一清二楚……”

我们在沙发上坐着陪母亲说话,母亲嘴里应着,手不停地把茶几上的糕点和香蕉都往口袋里装,姐姐走过来,从她的口袋里一一掏出来:“妈,你儿一家三口都在你旁边坐着,你不用给他们藏东西……”母亲冲我们讪笑着,隔会她又开始装,装满了口袋,颤颤巍巍走到卧室,装进抽屉里。趁着她不注意,姐姐给我拉开抽屉:“你看,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东西,哎呀,这几根香蕉又坏了……”

看着满满一抽屉的绿豆糕、水晶饼、柿饼和香蕉,我的眼泪瞬间涌出眼眶。在家待了四天,母亲一直糊涂着,可在我要返回时,车刚启动,母亲突然上前使劲敲着车门,随后挣脱姐姐的手,急急地要回去,半个小时后,母亲在姐姐的搀扶下又走出来,只见她两个口袋鼓鼓囊囊的,手里还抱着一把香蕉,母亲汗津津地靠近车窗,一把一把把口袋里的核桃、枣子、水晶饼都掏给我,然后佝偻着身体一直目送车出了小区大门。

泪水模糊着车窗外的视线,我在心里不住念叨:“妈,谢谢你记得我……”



## 母亲的“甚”好,甚好

■ 山东淄博 马海霞

我家门口有半亩菜地,不知道何时,哪只鸟儿将一粒桑葚籽儿“种”在了菜地旁。没几年工夫,桑树长大,挂满了个大味甜的桑葚。

我们一家人吃,低处桑葚足够,还能留给四邻采摘。至于树顶端的桑葚,则是鸟儿的食物,母亲说,树是鸟儿种下的,它们吃合情合理,所以,我家的小孩子不许用石头打鸟儿,让它们安心地吃去。每天早上,我还卧在床上,早起的鸟儿已经赶来觅食了,鸟儿吃饭也和人一样,边吃边说话,叽叽喳喳,把我从睡梦里吵醒。

我家桑葚好吃的名声也传得快。不久,有些不认识的人比鸟儿还起得早,来我们地里摘桑葚。若说他们“偷”,其实也不是,桑葚本是野生,资源共享,但毕竟生在我家地里,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采摘,都是赶在鸟来之前,悄悄地摘,悄悄地走,带走一大袋。

即便他们悄无声息,母亲也发现了一早有人来过,因为地上落了一地的桑葚,有些桑树枝条也被扯得东倒西歪。母亲有些恼火,一边打扫战场一边嘟囔:要摘便好好摘,搞得鬼子扫荡一样。母亲决定次日一早逮住他们,扔出几句话儿,让他们脸上挂不住。母亲早晨四点多悄悄开大门,果然逮住一个摘桑葚的,但母亲没敢吱声。那是一位体态臃肿的妇人,却比猴子还灵敏,爬在树的顶端,那里的桑葚又大又紫又甜,是整棵桑葚的颜值担当和实力担当。母亲怕一说话惊动了她,失足从树上掉下来摔出个好歹可就是天大的罪过了。那妇人终于摘够了从树上下来。落地时母亲上前搀扶了她一把,这一把把她吓得够呛。

“我家地里的桑葚,你可以白天来摘无妨。”母亲说。“我六点就上班,家里孩子喜欢吃桑葚,可桑葚太贵了,买不起,这不……”妇人话没说完,母亲便说:“我家有梯子,明日一早我把梯子放门口,你来取。”此后,母亲每天一早就将梯子竖到大门口,谁来摘谁用。

但前年,邻居宋大爷生病,竟然找起了“桑”事儿,说他得病怪我家地里的桑树,俗语说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。这宋大爷原来也没少吃我家桑葚呀。但母亲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刨了这棵树。没想到这棵桑树树根扎得又深又远,比树干还有气势,一副成精的模样。两个哥哥又是锯又是刨,两天才将这棵桑树请了出来。我看着我心疼,母亲说,心疼啥,只要宋大爷病能好,让我刨了这半亩菜园我也乐意。只是亏了那些鸟儿了,来年桑葚成熟时,不能让它们白跑一趟,在地里撒些米儿招待它们吧。人老了还有一颗童心。“甚”好,甚好。

## 母亲“头痛病”的良方

■ 江苏昆山 张新文

那年我在故乡的县城买了房子,想让母亲搬过来住。新房子刚住下来,妻子同我商量,父亲去世了,母亲一直跟着单身的大哥过日子,我们把老人家接过来住吧。我说,孝敬老人这还有啥好商量的,明天我开车把母亲接过来不就得啦!

晚上妻子特意去了一趟超市,给母亲买些必备的东西,比如拖鞋、牙刷、换洗衣服、茶杯……第二天,当我开车去接母亲的时候,妻子便开始整理母亲的床铺了,又把所有房间的地面认认真真做了一次保洁,让母亲感觉到一切都是新的。窗明几净,温馨舒适,制造出一种好的生活环境和氛围,我们是想能留得住母亲,毕竟她一辈子生活在农村,城里能不能留得住母亲,说心里话,作为儿子的我,是有些顾虑的。

开了门,母亲像是走错了门,迟迟不敢迈步进屋,“你这屋里搞得这么干净,我怎么能够进去呀?”我说:“没事的,你快进去吧!”妻子手里拿着拖鞋,开始就想给母亲换拖鞋,又怕她老人家介意,站在那里前也不是,后退也不是,正在为难,看着母亲不愿意进屋,妻子还是给母亲换了拖鞋。穿了拖鞋的母亲,脚下干净得一尘不染,再也没有脚踩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了。

饭好了,我们喊母亲吃饭;洗过澡的衣服,妻子往全自动洗衣机里一放;除了看电视,母亲不分白天还是夜里,就是睡觉……辛苦了一辈子,总算看到母亲闲了下来,我和妻子很高兴,像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任务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母亲脸上的笑容开始有些勉强和僵硬了,像是有心事似的,有时吃饭的时候,她会喃喃自语,“家里的鸡也不知道你大哥可知道喂?”

他好乱跑,不经常在家,也不知道可做饭吃?菜园里的蚕豆要摘着吃了,这玩意就图吃个新鲜,他个憨子别再不知道吃吧……”我打电话回去,把母亲的担忧说给大哥听,大哥在电话的那头就咯咯地笑了,大哥的笑声里,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后来,母亲的举动有些怪异,比如深更半夜把灯打开,躺在床上睁着眼睛,有时还会莫名地流泪;白天没事的时候,她盖着被侧着身子躺在床上,我以为她睡着了,可是她并没有睡,她是在撑着表现给我们看。直到有一天,她说她头痛得厉害,我立马把她送到医院,医生检查说没有大问题,拿点药吃吃就好了。可是,药吃完了,母亲的头痛病依然没好,这下难为到了我和妻子,再把母亲送到医院,还是那位医生,他也有些懵了,“怎么!不会还头痛吧?”又检查了一遍,结论还跟上次一样,医生笑了,他问我们老人家的生活情况,我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。“看来药是起不了作用的,”医生一边说,一边把开好的药方撕碎,“这是心病,人老了,一定要随着她的心愿啊!”

我明白了医生的话。母亲很为难,都是自己的孩子,虽然她希望回乡下住,她希望和大哥一起生活,但是,我作为儿子,把她接过来养老,她又不好开口,非得回到大哥那里,这就是母亲的心病。

虽然我们无奈,晚上我还是把话挑明了,同意母亲回乡下住。那晚她很开心,她说:“老房子是我和你爸拉土盖起来的,也别小瞧土房子,住在里面冬暖夏凉,住着比你这空调房还要舒服多少倍,”她摸了一下头,一副吃惊的样子,“感谢!头也不痛啦!”

YZLEXUD 力士德

专业喷漆

优质喷漆枪、喷漆设备提供商

品牌运营商: 青岛鹰王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